



MAWANGDUI BOSHU SHUFA DAZIDIAN

書法大字典

唐金嶽 書寫 編著



湖南美術出版社

馬王堆帛書

MAWANGDUI BOSHU SHUFA DAZIDIAN

書法大字典

唐金嶽 書寫 編著



湖南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馬王堆帛書書法大字典 / 唐金嶽書寫編
著. -- 長沙: 湖南美術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56-3427-6

I. ①馬… II. ①唐… III. ①馬王堆帛書
-帛書文字-字典 IV. ①K877.93-6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9) 第
181156號

馬王堆帛書書法大字典

書 寫: 唐金嶽

編 著: 唐金嶽

責任編輯: 彭 英 胡紫桂

責任校對: 譚 卉

出版發行: 湖南美術出版社

(長沙市東二環一段622號)

經 銷: 湖南省新華書店

制 作:  嘉偉文化
JIAWEI CULTURE

印 刷: 長沙湘誠印刷有限公司

(長沙市開福區伍家嶺新碼頭95號)

開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張: 22.5

印 數: 1—3000冊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356-3427-6

定 價: 58.00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轉載】

郵購聯系: 0731-84787105 郵 編: 410016

網 址: www.arts-press.com

電子郵箱: market@arts-press.com

如有倒裝、破損、少頁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印刷廠聯係對換。

聯系電話: 0731-84363767

序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馬王堆漢墓帛書的出土，激起了海內外學人極大的興趣，吸引了一大批專業學者從各個角度對帛書進行研究與闡釋，興起了世界範圍內馬王堆帛書研究的熱潮。如今，帛書出土已歷三十餘載，相關研究方興未艾，馬王堆帛書獨特的書法藝術也得到了進一步認識與推廣，本書的編著與出版可謂恰逢其時。

唐金嶽同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湖南省博物館工作，業餘時間醉心于馬王堆帛書書法研習，窮數年之力完成了《馬王堆帛書書法大字典》的書寫與編著。全書采用繁簡對照、加注拼音的方法，收錄編者摹寫的馬王堆帛書文字三千三百二十六字，較好地反映了帛書文字的原貌，更融入了編者多年臨習的心得體會。較帛書影印本而言，本書有利于初學者臨習和辨認，也便于廣大書法愛好者隨時檢索查閱。

編著字典是一件費時費力的工作，唐金嶽同志在編寫過程中不辭辛勞，數易其稿，實為難能可貴。馬王堆帛書《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能行之。』謹以此與編者、讀者共勉，是為序。

湖南省博物館館長 陳建明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于長沙

自叙·十年磨一劍

吾自幼受命于家母，始鐘情于中國傳統書法之臨習。少時已小露尖角，在校年級寫字比賽中多獲獎項。後工作之閑挑燈揮汗，晨起胡塗，日廢舊紙數張。篆隸真行草，歷代名家碑帖無不傾情尋覓，潛心品讀、揣摩，數年方略領先人筆墨之神妙處。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余成爲湖南省博物館一員，視野拓寬。馬王堆漢墓帛書簡牘博大深厚的文化資源，精妙絕倫的藝術風韻，獨特而優雅兼蓄的書法韻味，像着魔似的闖進余之視野，令余欲捨不可，欲罷不能。尤對《老子》乙本眼追手摹，幾經更迭，三易其稿，引用權威資料引證彌補殘缺之字數百，意在絹本上再現老子《道德經》全臨本，日後進而推及至其他帛書文獻臨寫，以饗世人。

余編著了《馬王堆漢墓帛書》字帖，又有論文《馬王堆五種帛書書法初探》面世。書寫的帛書多次用于館內各類展覽、出國文物復製、旅游紀念品生產，并作爲服裝、飾品、包裝的註冊商標。書作曾獲獎或被拍賣、出版與收藏，頗受青睞，成爲國內集帛書簡牘臨摹、復製、創作三位一體之第一人。

二零零五年春始，吾在手抄本《馬王堆帛書字庫》的基礎上，反復校閱歷

年帛書簡牘文字數據，以嚴謹的工作態度，日積月累，歷時三年完成了這部《馬王堆帛書書法大字典》。字典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打破陳規，注入現代思維。不僅精心收集、整理、編輯，而且用人們易于接受的現代設計理念，標準書寫，傳授基本技法，繁簡字體對照，并加注漢語拼音。余企願十年研習之收獲，能使帛書這一古老的書種，走入尋常百姓家，上可至老叟，下可達學童，亦使之成爲書法同仁暨專業工作者共享之物。僅此而已。

唐金嶽 二〇〇八年夏夜于長沙書宅

馬王堆帛書書法概述

唐金嶽

地處長沙市東郊五里牌外，距市區約四公里的原東屯渡鄉所轄名爲馬王堆地域內，有兩座形似馬鞍形的土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考古工作者在這裏發掘出土了西漢時期保存至今的長沙國丞相軾（*Qi*）侯利蒼家族墓穴之一——馬王堆三號漢墓。墓中出土了六大類，五十種，十一萬多字且文獻研究價值很高的帛書。

馬王堆帛書的出土，『這是我國歷史上極爲罕見的一次重要發現，它爲研究我國古代歷史、哲學思想、科學技術等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數據』^[1]。可以概括爲三點意義：一、填補了中國漢代文字發展史上的空白，豐富了文字的演變史；二、對中國古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原始資料，爲研究漢代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三、爲我國書法史研究提供了帛書的佐證，改寫了漢代的書法史以至中國書法史。

『帛，繒（*zēng*）也，從巾，白聲。』^[2]縑（*jiān*）帛的種類繁多，名稱各異。《續漢志》上載有絹、錦、綺、羅、縠（*hú*）、繒（*zēng*）六種。清汪士鐸《釋帛》謂縑帛有六十餘種：『凡以絲曰帛，帛之別曰素、曰文、曰采、

曰繒、曰錦、曰綉。古重素，後乃尚文。』^[3]這其中有數種可供書寫之用。《墨子·明鬼》篇稱：『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4]一般認爲，縑帛用于書寫，晚于毛筆發明的時代，即在戰國前後。自一九八〇年斯坦因在甘肅敦煌發現兩件公元一世紀縑帛信件，一九四二年在長沙市東郊楚墓中出土『楚帛書』（舊稱『楚繒書』）後，關注的人們希望對帛書有更多的了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帛書究竟是什麼樣子，仍然知之甚少。筆者查閱資料略知在戰國文獻中多次提及與帛書有關聯的記載，古時也常有文學作品將魚腹、雁足與縑帛聯係在一起，但清代以前書學論著中，未發現『帛書』一詞。西晉書家衛恒在《四體書勢》中云：『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su*）書，八曰隸書』^[5]。古人文中所指這八種書體與帛書接近的僅爲『隸書』，而隸書是隸變後廣義上的書體，其範圍應涵蓋我們所指的『帛書』。帛書之所以未記載于書史，筆者推測：第一，帛書書作并非以一種獨立的字體形態出現，它的載體、面貌、內容諸方面雖有某種不同于其他書體之處，但其形態仍未跳出隸書的範疇；第二，『帛書』是今人的定名。據資料分析，稱作『帛書』的依據主要從材料上認定它是書寫在絲帛上的文書而得名，沒有記錄于書史比較好理解；第三，由于帛書載體的特殊性，可能在歷史上出現的範圍、時間及數量有限，或許純粹就是王公貴族的玩賞之

物，局限于極少數人手中，未被當時社會廣泛採用；第四，所謂『文有八體』不能窮盡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書體，況且，古人劃定書體的標準也有不同。《四體書勢》又云；『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即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書，即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miào）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fān）信也』^[6]。這說明，古人對同類事物的認識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和差异性，相信隨着時空的轉換，人們對過去認識模糊的東西會獲得比較完整準確的詮釋。

馬王堆帛書，分別抄寫在整幅（寬約四十八至五十厘米）和半幅（寬約二十四厘米）的質地為生絲織成的黃褐色絲帛上。整幅每行書寫七八十字，半幅每行書寫三四十字。有的篇章在每篇起首行前用墨釘、墨點（基本為圓形）或墨塊作出標記，篇尾記明字數。馬王堆帛書書寫前，在絹上用墨或朱砂畫出七至八毫米寬的直行欄，稱為『烏絲欄』和『朱絲欄』。書寫用的墨是用松枝等燒成的烟炁（yān）製成的松烟墨。馬王堆漢墓中遺憾的是沒有發現書寫帛書用的毛筆，然而形似毛筆的書寫工具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紋飾繪制和商代以後的文字記錄表明，毛筆早已存在于西漢之前，毋庸置疑。已知河南信陽長臺關和長沙左家公山戰國墓發現了筆鋒細長、筆毫扎于杆端之外的最早的毛筆，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湖北包山楚墓、河北承德平房戰國墓出土的毛筆與今天

使用的大致相仿。馬王堆帛書讓人們領略到了漢代政治、社會和生活面貌的同時，向人們展示了迄今為止出土數量最多最完整的書法墨迹，給人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存和高品位的藝術享受。

二

馬王堆帛書有四個顯著特點：實用性、時代性、傳承性、藝術性。帛書是漢字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的第一功能是傳遞語言文化信息。從遠古先人結繩記事到甲骨文、金文、小篆及簡牘帛書的產生，都是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宗教祭祀等活動中逐漸演變的結果，並隨着社會的進步不斷完善。實用是文字的首要作用，馬王堆帛書亦是如此：馬王堆帛書書寫的內容有哲學、歷史、軍事、天文方面的文獻，有價值不凡的古醫書，古人運用帛書這個媒體記錄下來，留給了後人。馬王堆帛書又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產生于戰國至西漢早期，處于社會格局由動蕩趨于穩定，由篆書向東漢隸書轉變的過渡階段，反映出那個時代人們的認知程度和審美理念，時代烙印和特徵十分明顯。從文字發展的歷史軌迹也能清楚地看出這一時期帛書不同于其他書體的外貌個性，這就是它的時代性的突出之處。馬王堆帛書上承篆書的衣鉢，下啓東漢隸書之先河。大量的墨迹雖出自不同年代的不同書手，却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篆書的筆意或結構，如：《陰陽五行》甲本、《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脈灸

《經》、《養生方》等篇章篆書成分多一些，《老子》甲本、《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刑德》（甲、乙本）、《陰陽五行》乙本等篇章篆書成分相對少一些，《老子》乙本、《相馬經》、《周易》等若干篇章則篆書所占比重已退居次要地位，體現了向東漢隸書過渡的演進發展過程，為我們研究隸書的形成作了物資上的儲備，提供非常難得的實物依據。馬王堆帛書的藝術性是依附在實用的基礎上，隨着實用的需要而傳遞給讀者。它不是在一味純粹地追求藝術的表現，而是在記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需求時所進行的一項層次較高且認真嚴肅的工作，其藝術性自然而地凸現了出來。綜觀馬王堆帛書的各部篇章，四個特點相輔相成：實用是書寫的目的，時代是歷史的印記，傳承是神聖的使命，藝術是形象的表達。四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有機整體。

馬王堆帛書的字體形態很有特色，因書手的不同和書寫年代的先後而呈現出各自相異的外貌，大致可歸納為三種，即：篆隸類、古隸類、漢隸類（有學者分為：篆書、秦隸、隸書）。之所以如此劃分，且每類中均有『隸』字，這是因為：如上述及，帛書中篆書和隸書各占相應比重，所含隸書（隸變）的成分大於篆書成分，祇要有書法常識，大部分帛書文字亦可識之。

因馬王堆帛書書寫時以直行欄格為主體（部分篇章中有橫行欄格或橫豎相間欄格），在大體整齊的基礎上，字體形態并未完全受篆書方整字形的約束，

一改秦小篆字形規矩的束縛，書手可以盡其所長痛快淋漓地揮寫；或洋洋灑灑，戰將出征般的（如《戰國縱橫家書》）；或閑庭信步，做工作筆錄一般的（如《五十二病方》、《養生方》）；或雍容大度，厚重如鼎的（如《老子》甲本、《春秋事語》）；或筆法精妙，為書房經典力作的（如《相馬經》、《周易》、《老子》乙本）。各種風格，紛至沓來，使人目不暇接，不得不為古人的聰慧與才氣所折服。

衆所周知，字體演變中『波磔』的出現，是漢字由篆書向今隸（一說楷書）演變的重要標誌。馬王堆帛書正是在這個演化過程中充當了傳承者的重要角色，其用筆為東漢隸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為東漢隸書的發展做了實踐上的準備。馬王堆帛書書法藝術可概括為：

第一，構形日趨規範。筆畫書寫順序已逐步向規範的漢隸轉變，一部分篇章已基本接近規範漢隸的書寫要求，其代表作有：《老子》乙本、《相馬經》、《五星占》、《周易》、《刑德》乙本等幾部文獻。其蠶頭雁尾、左波右磔（zhè）凸現，結字合理，扁平構形占主導地位，已是比較成熟的漢代隸書。

第二，用筆基本統一。傳統的篆書中鋒用筆在帛書中得以傳承并發揚。綫條以方折用筆為主，圓轉用筆的痕迹仍存在，但已不是主流。藏鋒起筆，中鋒使轉，出鋒接收，因書手不同展示出各自的風格，這並沒有影響用筆的基本統

一，反而為判斷馬王堆帛書書寫年代的先後提供了一定依據。

第三，行書的筆意開始萌芽。這可能是為了趕時間而快寫，可能是書手覺得文字演化後的書寫速度還不够快，也可能是書手對過渡階段的書體綫條掌控不成熟而導致的結果。在篆隸、古隸的部分篇章中，甚至如《五星占》這部書寫頗為精到的文獻的字裏行間也出現了類似行書的筆意。這或許無意中為章草的出現提供了源泉，為章草形成的緣由之一，但這祇是推測而已。

第四，形式各异的章法布局。馬王堆帛書的文獻篇章雖多，但分行布局却并非一個樣式。其一，絕大部分篇章文字為直行豎寫。其二，有的篇章用直行欄分隔，有的却未用直行欄，書寫更顯隨意（如《五十二病方》、《戰國縱橫家書》、《刑德》甲本等）。其三，一部文獻中不僅有直行欄，也有橫行欄相間（如《陰陽五行》甲本、乙本等）。其四，在一篇文獻中還出現像今人書法作品章法中常用的『橫披』格式，實在耐人尋味（如《陰陽五行》乙本中）。其五，在一篇文獻中，由幾人合作完成一部精彩的作品，用朱磬、墨色繪制彗星圖案、太陽圖案、動物（如虎猴鶴魚）、家畜（如牛馬豬狗）、植物等，字體形態也有兩種，均用墨書寫，章法靈活，不拘一格（如《天文氣象雜占》）。

第五，同形字外形變化多樣。馬王堆帛書中出現同一篇章內有一字多形的字形變化狀況（字典中有反映）。這種同篇同字不同形的現象，用現在的思維

推測，有這樣幾種可能：其一，避免字形的雷同；其二，避免整版文字的呆板；其三，追求字體的藝術表現；其四，為漢代以後的文字書寫的變化作了啓迪和演示。不論這種同形字外形變化是古人出于何種理念指導，它無疑是積極和進步的，都應充分肯定。

第六，文字筆畫的省減現象。文字筆畫的省減從秦始皇統一文字時開始實施，得到天下國人的認同。大篆『省改』為小篆，古隸『約易』為秦隸。馬王堆帛書在文字筆畫的省減方面也有諸多的體現，這種體現不是個別偶然現象，而是在各部篇章中都普遍存在，祇是出現的概率不盡相同（字典中有字例）。馬王堆帛書文字筆畫的省減是否可以認為是對文字簡化的一種形式，有不同觀點：有的認為帛書中出現的僅僅是隸變過程中的省筆字，尚不屬於簡化字。筆者有不同觀點。『簡化字』的定義是什麼？《現代漢語詞典》稱：『簡化漢字的筆畫，如把「禮」簡化為「礼」，把「動」簡化為「动」。同時精簡漢字的數目。』[7]《辭海》下的定義是：『包括筆畫的簡化和字數的精簡兩個方面，即把筆畫多的漢字改為筆畫少的；把有幾種寫法的改用一種寫法。……簡化後減少了筆畫的字也就叫「簡化漢字」或「簡化字」。』[8]由此得出，簡化漢字從簡化筆畫開始，沒有筆畫的省簡，就沒有簡化字。但若因此就簡單地認為馬王堆帛書中出現的筆畫省減的字都是簡化字或者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帛書中存在簡化字，則均不是客觀的，我們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避免以偏概全。

三

馬王堆帛書的書寫技法與書法上講的書寫技法是同一概念，書寫要領基本相通，可作為帛書書寫的技法指導。書法技法主要指筆法（用筆）和墨法（用墨）。『用筆』一詞最早見于晉代王羲之《書論》：『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yǎn）有仰，有欹（qī）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6]元代趙孟頫（qiū）題《王羲之·蘭亭序·十三跋》中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7]

筆法，是指執筆的方法和運筆的方法。執筆時要依據毛筆的大小和字的大小正確掌握，一般寫小字用指力，枕腕（手腕落在寫字臺上）；寫一寸左右的字腕力、指力并用，以腕力為主，懸腕（手腕與寫字臺有一定距離）；寫一寸以上的大字調動全身之力，通過手臂、手腕、手指到達筆鋒。書寫一寸以內的字多處靜坐姿態，腰、背自然挺直，兩肩放鬆；寫一寸以上的大字多為站立姿態，腰略向前傾，左手支撐臺面。執筆通常用『五指執筆法』，又稱『五字法』，即：擗（pī）、押、鉤、格、抵。執筆時要做到：指實（五指緊握筆杆）、掌虛（手掌空虛）、腕平（手腕朝上呈水平狀）、掌豎（手掌豎立）、管直（筆杆垂直于臺面）、氣平（呼吸平穩）。執筆的高低沒有嚴格的要求，字小離筆頭稍近，字大離筆頭稍遠，以書寫靈活自如為準。運筆指毛筆在各種

載體（陶器、龜甲、骨板、竹、木、絲絹、生熟宣紙等）上的使轉運動，形成文字或花紋圖案的動作。運筆以中鋒（萬毫之力聚于筆毫之端）為主，一說每點畫須筆筆中鋒。下筆、行筆、收筆須在筆畫的中間運行，使每一筆均具有立體感。筆畫書寫成功與否另有兩個關鍵的要點必須把握，一是『提按』，二是『藏鋒用筆』。唐代劉熙載《藝概》稱：『凡書要筆筆按，筆筆提。』^[11]『按』是筆力達到載體表面後，使筆畫粗重，力透紙背；『提』是調整筆鋒距離載體表面的高低位置，『提按』能使筆畫線條產生豐富的粗、細，虛實變化。『藏鋒（或稱逆鋒）用筆』是指筆鋒接觸各種載體時須逆向運行，即：欲左先右（筆要向左行時筆鋒先向右運動，如『撇』），欲右先左（筆要向右行時筆鋒先向左運動，如『橫』），欲下先上（筆要向下行時筆鋒先向上運動，如『豎』），欲上先下（筆要向上行時筆鋒先向下運動，如『挑』）。收筆時還要注意回鋒提收，不信筆書寫，這種回鋒提收的要求多適用於篆書、楷書、隸書和帛書的書寫。掌握了以上書寫要領，結合本字典附錄的『馬王堆帛書基本筆法』指導，勤于練習與思考，持之以恆，鍥而不捨，寫出來的帛書字可以做『到筆畫線條『藏』而不『露』（即露鋒，這在書法上是忌諱的），凝重有力，外在表現形神兼備，美不勝收。在用帛書（其他書體亦如此）創作時，『筆劃要堅而渾，體勢要奇而穩，章法要變而貫。』^[12]從較高的層次上講更要具備『高韻深情，堅質浩氣，缺一不可以為書（即作書法）』^[13]。

墨法，是從中國畫的畫理上總結出來的方法，後來運用到了書法實踐中。中國畫認為墨分爲五彩（又稱『墨分五色』），即焦、濃、重、淡、清的，不同墨色變化，現代人把它借鑒于書法創作，作爲書法技法應用。馬王堆帛書是用高質量的松烟墨寫成，字迹很沉穩，不溫不火，墨迹的附着力極強。現代人書寫帛書對墨沒有嚴格規定，一般不講究墨色變化，選用較好的書畫墨汁，墨色調至濃淡適中即可。

四

馬王堆漢墓帛書可與長沙子彈庫楚帛書、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湖南龍山里耶秦簡并稱湖湘地域的『四大發現』，它們爲湖湘地域出現的獨特的『簡帛文化』現象奠定了基石。

馬王堆帛書從形式感來說，爲一種很特殊的書體。它的歷史源流、演化進程、對後世書法的影響力、在書法史上所處的地位和藝術鑒賞價值等，仍是一個不小的學術課題，很值得花氣力進行研究及探索。馬王堆帛書可觀的文字數量，不凡的文獻研究價值，獨特的藝術感染力，對現代社會能產生積極的影響，也正是筆者編撰這本字典的初衷。到目前爲止，我們對馬王堆帛書所知仍然有限，時下可以去做的工作却不少：其一，對帛書歷史文獻價值的深入研究；其二，加大發掘其中對人體健康有益資源的力度；其三，推動帛書在民衆